

КОСМОДЖЕМИЯСКАЯ

Повесть о Зое и Шуре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柳博芙·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著

吴兴勇/译



□ 新世纪出版社 □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Flower in the Rain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苏联作家 柳德米拉·契柯娃著

王 明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РОССОСЛОВИЯ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柳博芙·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 著

吴 兴 勇 / 译

□ 新世纪出版社 □

Gray 18/05

责任编辑：熊 雁

责任技编：王建慧

装帧设计：宋建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 (俄) 柳博芙·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著；吴兴勇译. —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9.9

ISBN 7-5405-2017-5

I. 卓… II. ①柳… ②吴…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 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447 号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柳博芙·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著

吴兴勇 译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4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15,000 册

ISBN 7-5405-2017-5/I·255

定价：11.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这是一个高尚的母亲
她是 20 世纪的尼俄柏，
用她的血和泪写下的书，
记叙她的为国献身的女儿和儿子的故事

目 录

前言	(1)
山杨树村	(3)
新生活	(7)
又回到了家	(10)
女儿	(12)
悲痛的消息	(14)
儿子	(16)
外祖母	(22)
姐弟俩	(26)
看看世界	(31)
在西伯利亚	(34)
冬天	(37)
不可磨灭的印象	(43)
启程远行	(46)
一年之后	(48)
一家团聚	(54)
节日	(59)
夜晚	(62)
上学路上	(68)
新居	(70)
意外的不幸	(72)
没有父亲	(76)

新学校.....	(79)
希腊神话.....	(83)
我们喜爱的书.....	(86)
新大衣.....	(89)
“切柳斯金号”.....	(91)
年长的和年幼的.....	(98)
基洛夫.....	(103)
谁到我们学校来了?	(106)
奇妙的地下王宫.....	(108)
夏令营的蓝色的夜.....	(113)
日记.....	(120)
游戏.....	(127)
《牛虻》.....	(131)
穿红衣裳的小姑娘.....	(138)
打赌.....	(143)
女英雄丹娘.....	(146)
第一次挣钱.....	(150)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	(154)
最高尺度.....	(159)
化学成绩是“很好”.....	(167)
独处自省.....	(173)
“用不着说就早已知道的”.....	(176)
老彼得洛夫横街上的一家.....	(179)
除夕.....	(183)
苦难的日子.....	(187)
又回家了.....	(190)
作家盖达尔.....	(193)
同班学友.....	(197)

春风送绿·····	(205)
舞会·····	(208)
战争爆发的一天·····	(213)
战争的日子·····	(217)
出发·····	(220)
最初的炸弹·····	(224)
“你用什么支援了前线?”·····	(228)
辞别·····	(232)
记事本·····	(239)
“丹娘”·····	(245)
在彼得里谢弗村·····	(250)
这是怎样发生的·····	(252)
克拉娃的述说·····	(257)
舒拉·····	(270)
慰问信如雪片飞来·····	(273)
“祝我一路平安吧!”·····	(276)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消息·····	(279)
一位战地记者·····	(282)
五张照片·····	(285)
“我很愿意活下去”·····	(287)
并非孤零·····	(293)
前方来信·····	(297)
儿子也壮烈地牺牲了·····	(301)
他们应该是幸福的·····	(305)

前 言

1949年4月。在巴黎普烈埃尔宫的宏伟的大厅，保卫和平代表大会。讲台上装点着所有与会国家的旗帜，每面旗帜的后面都隐藏着好些民族和地区，都隐藏着许多人的希望和命运。

代表我们这个迈向共产主义的国家的是一面大红色的旗帜。它的上面是斧头和镰刀，这是和平劳动的象征，从事工作、建设和创造的人们的牢不可破的联盟的象征，有多少双眼睛，多少颗心朝向苏联啊，它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希望和中流砥柱。

我们，苏联代表团的成员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我们周围与会代表们的热爱的暖流，人们对待我们是何等真诚，向我们打招呼时是何等高兴。每一道目光，每一个手势仿佛都在说：“我们信任你们。我们寄希望于你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一切。”

世界是多么广大呀！你待在这个广阔、高大的厅堂里，会以特别惊异的心情感受到这一点，你的眼前是白色的、黄色的和深橄榄色的面孔，各种肤色的面孔，它们显现出细微的差别——从乳白色到黑色，两千个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汇集到这儿，以便以人民的名义说出自己的保卫和平、民主和幸福的心声。

我张望大厅。只见其中有不少妇女。她们的脸上显现出急切的热烈的关注神情。令她们关注的不会是其他的事情！和平的呼吁从地球的各个角落里传出来，何等真切，何等感人，在这样的呼

吁里包含着所有的妻子和母亲的心愿。

不知有多少次,我在这儿听人谈起那些英雄儿女的故事,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的是战胜法西斯,为的是让上次战争以光明战胜黑暗、高尚战胜卑劣、人性战胜非人性而结束。

我独自寻思:难道我们的孩子的血就白流了吗?难道以我们的孩子的生命为代价,以母亲、寡妇和孤儿的眼泪为代价,得来不易的和平会迎合恶毒、卑鄙的势力再次被破坏吗?

我们的代表——苏联英雄阿列克谢·马列西耶夫^①登上了讲台。人们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他。对所有出席者来说,阿列克谢·马列西耶夫是俄罗斯民族的代表,是她的英勇顽强、无私无畏、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体现者。大家都明白,这个人的功绩表现了苏维埃人的崇高品质,正是他们从法西斯强盗手里拯救了世界与文明。

“每一个人都应当扪心自问:‘我今天为保卫和平做了什么?’”阿列克谢·马列西耶夫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目前没有比保卫和平更神圣,更伟大,更高尚的事情。这是每一个人的职责……”

我听见他的话,问自己道:我今天可以为和平事业做什么事呢?我回答自己说:是的,我也可以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做一份贡献。我要讲述自己孩子们的事情。我的孩子是为了幸福,为了欢乐,为了和平的劳动而降生和长大的,可他们在与法西斯作战中牺牲了,为保卫自己民族的劳动和幸福,自由和独立而牺牲了。是的,我要讲述他们的事情。

^① 马列西耶夫(阿列克谢·彼得洛维奇·马列西耶夫;1916~)前苏联飞行员,卫国战争期间在航空兵团服役,击落敌机4架,座机被击落,身负重伤,经18昼夜找到自己部队,截去双腿后学会使用假肢,重返空军部队,又击落敌机7架,其功绩由苏联作家波列沃依写成小说《真正的人》。

山 杨 树 村

坦波夫州的北部,有一个名叫奥西诺维依卡的村落。奥西诺维依卡是山杨树林的意思。据老辈人说,从前某个时候,这儿真的生长着一片茂密的树林。但在我的童年时代早就没有树林了,一点影子也没有。

四周是一片田野,一直伸展到很远的地方,上面播种着黑麦、燕麦和黍类。而村庄本身的地面则被一些沟壑割裂开来;年复一年,这些冲沟变得越来越阔,似乎,村边的农舍马上就会沿着陡峭的凹凸不平的斜坡滑下去,落到谷底。童年时代,每逢冬季黄昏,我会带着几分恐惧,从房舍里走出来:一切都是冰冷的,死寂不动的,到处都是雪,无边无际的雪,远远传来一声声的狼嚎——这或许是真正的狼嚎,或许是惴惴不安的儿童听力上的幻觉。

但是春天使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面貌!牧场开花了,大地铺上了一层新鲜的有点耀眼的绿装,田野里到处都开着野花,星星点点,仿佛大红色的,深蓝色的和金黄色的火光,出门逛一转,就可采回一大把洋甘菊、风铃草、矢车菊。

我们的村子很大——将近有五千居民。几乎每个农家院子里都有人在坦波夫、奔萨,甚至莫斯科打工——一小块土地养不活一个贫穷的农家。

我生长在一个友爱和睦的大家庭里。我的父亲,季莫费·谢苗诺维奇·丘里科夫是村公所文书员,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认识很

多字，甚至读了不少书。他与别人争论时，常常引用书中的内容。

“啊，这个嘛，我仿佛记得，”他向一位交谈者说，“我曾读过一本书，那里面对天体运行的描述，和你讲的完全不同。”

我在乡村的小学里度过了三个寒暑，1910年秋天，父亲领着我来到基尔萨诺夫城，进入一所女子中学读书。掐指一算，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可今天回忆起来，犹如昨天发生的一般。

中学的两层楼的校舍令我大吃一惊，我在奥西诺维卡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房子。我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走进前厅，因惶恐不安而不敢再往前走了。周围的一切都是出乎意料和陌生的：宽敞的正门，石头铺的地面，带有栅栏状的扶手的宽大的楼梯。这儿已聚集了好些小姑娘，都有父母陪同。她们令我局促不安的程度，比起在我眼中十分豪华的生疏环境更甚。基尔萨诺夫是个商人云集的县城，和我一样来这儿应试的姑娘们中间很少农家的孩子。我记得其中的一个，看模样是地道的商人的女儿——脸庞十分丰润饱满，白里泛红，辫子上扎着鲜艳的天蓝色的花结。她傲慢地瞧了瞧我，闭紧嘴唇，扭过身去了。我连忙贴紧父亲，他的视线从我头上注视下来，仿佛在说：“别害怕，女儿，一切都会变好的。”

后来我们这些小姑娘上了楼，一个接一个被召唤入一个大房间里，那儿的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三个主考教师。我记得，我答完了所有的问题，临到最后，忘却了心中的全部恐惧，大声念道：

从这儿我们将威胁瑞典人，
在此地将建立一座城市
以对付恶毒而傲慢的邻居……

父亲在楼下等我。我朝他跑过去，高兴得忘乎所以。他立刻站起身，迎着我走过来，一脸幸福之色……

我的中学年代就这样开始了。这段年月作为一个温馨、感恩

的记忆保存在我的头脑中。给我们上数学课的是阿尔卡季·阿尼西莫维奇·别洛乌索夫，他讲课明白易懂，听起来津津有味，教俄语和文学的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阿法纳西耶芙娜。

她总是笑眯眯地走进课堂，在这样的动人的微笑面前，我们是无法抵御的——她就是一个如此活泼有生气，年轻，和蔼可亲的人。伊丽莎白·阿法纳西耶芙娜在讲桌后坐定，沉思地瞧了瞧我们，没有开场白，就朗读起来：

树林落下了自己的深红色的衣裳。

我们可以无休无止地听她讲课。她娓娓动听地讲述着，由于她讲的内容太美了，以致她自己也被陶醉了，满脸喜悦之情，眉飞色舞。她力求向我们揭示俄罗斯文学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它的令人心荡神怡的思想感情，它的深刻的人性。

通过听伊丽莎白·阿法纳西耶芙娜讲课，我终于懂得教师的工作是一种宏伟的艺术。若要当一名优秀的称职的教师，就应该具有活跃的心灵和明澈的智慧，当然，还应该十分爱孩子。伊丽莎白·阿法纳西耶芙娜很爱我们。她从没有提到过这一点，但是，不用任何言词我们也明白，从她注视我们时的神态，从她偶尔有分寸地亲热地把手放在我们肩膀上的那种姿式，以及当有同学犯错时，她那种生气的样子，我们明白她实在是爱我们的。而我们大家也都喜欢她，她的青春的活力，美丽的沉思的脸庞，明朗的善良的性格，对自己这份工作的热爱，都使得我们不能不敬爱她。事隔多年后，当我已长大成人，并亲自抚育孩子们的时候，我多次记起这位可爱的女教师，并且努力设想她此刻该当对我说些什么，在艰难的时刻，她该当怎样劝导我。

基尔萨诺夫中学留在我印象中的还有一件事：这就是美术教师发现了我的绘画天赋。我十分爱绘画，但是自己也害怕承认自

己想当艺术家的心愿。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波马佐夫有一次对我说：

“你应当学习，不断地学习，你有很好的天赋。”

他像伊丽莎白·阿法纳西耶芙娜一样，十分热爱自己教的这门课，我听他的课，不仅学会了色彩，线条，比例和透视画法，而且懂得了艺术的心灵是由什么构成的，这包括对生活的爱，在各个地方寻找艺术心灵的本领，以及在各种人身上发现艺术心灵的能力。谢尔盖·谢苗诺维奇第一个让我们认识了列宾、苏里科夫和勒维坦的作品。——他有一本大画册，上面有许多精美的名画复制品。那时我心中萌生了一个理想：到莫斯科去，参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

但是，无论我继续学习的愿望怎样强烈，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家庭经济入不敷出，应当帮助双亲。中学毕业后，我便回到了山杨树村。

新生活

当我还在基尔萨诺夫念书的时候，就听到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当时我还不十分明白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我能记得的是心中有一股欢乐感：一个大的人民节日来临了。城市里一片喧闹，万众欢腾，红旗迎风招展，在群众大会上发言的都是些普通人——士兵，工人，——听到的都是些全新的满含热烈信念的决心的词汇：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共产主义……

当我回到故乡的村落时，我的哥哥谢尔盖迎着我，他是我童年游戏时的朋友，在各方面起主导作用的伙伴，他对我说：

“新生活开始了，柳芭，你得明白，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我要到红军里当志愿兵去，我不想当逍遥派。”

谢尔盖只比我大两岁，但我在他面前，只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他懂得的比我多，更能参透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我看得出来，他参军的决心是下定了。

“谢廖扎，我可干什么好呢？”我问道。

“教书去！是的，去教书，”哥哥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要知道，现在到处都在兴办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你想想，有五千居民的山杨树村还像过去那样只有两所学校，这怎么能行！今后人人都要上学，你马上会看到，人民不识字就无法过日子。”

我抵家才两天，他就参加红军去了，我也不想闲着，便到人民教育局报到，那儿立刻派了一份工作给我：去夜莺村当初级班的女

教员。

夜莺村离山杨树村只有3俄里,但比山杨树村贫困多了,初看到这个残破的村子,真令人沮丧,几间极简陋的农舍,屋顶上盖的全是麦秆呢。

学校的校舍稍稍提起了我的兴致。这是一座过去的地主的住宅,坐落在村边,由一片绿荫覆盖着。树木的叶子因受到霜冻,略微带点黄色,但从远处就可望见学校的窗前伸展着一串串火红色的山楂花,令人欢欣鼓舞,于是我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变得愉快起来。这栋房屋显得十分坚固而宽敞。包括前庭,两个房间和一间厨房,较大的房间作教室用,还有一间带有铁护窗的小屋,是指定给我用的。我不敢懈怠,把随身带来的练习本、识字课本、算术课本、铅笔、钢笔杆和钢笔尖通通放在桌上,又把一个长颈墨水瓶放好,便匆匆到村子里去了。应当把所有的学龄儿童登记造册,不管是男孩或女孩。

我挨门挨户,访问所有的农舍。农民初见我时,还有点疑虑,但接着便友善地与我谈开了。

“哦,你是个女教师?你教吧,教吧!”一个高身材,干瘦的老太婆说道,我感到她的浓密的眉毛似乎在生气地闪动着。“只是那些小姑娘们,你大可不必替她们造册。她们用不着读书。织布、纺纱、长大了嫁人,这些还用读书识字吗?”

但是我坚持自己的看法。

“现在不是早先那时候了。现在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我用哥哥谢尔盖的话说道,“所有的人都应当学习。”

……第二天教室里坐得满满的——昨天我登记造册的30个孩子全来齐了。

靠边的一行,紧靠窗口,坐的是一群小娃娃——一年级学生,中间的一行——二年级学生,另一边,紧靠墙壁,坐的是年龄最大的学生,他们一共四个,都有14岁了。在我正对面,第一排一张书

桌后，坐着两个女孩子，都长着浅色头发，脸上有雀斑，蓝眼睛，衣裳的花样也相同，她们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两个。人们称她们为丽达·格列博娃和玛露霞·格列博娃。我走过教室时，坐在墙边的四个年龄较大的男孩很端正地站起来，其他的孩子们也跟他们一样站了起来。

“您好，柳博芙·季莫费耶芙娜！”“我们欢迎您！”我听到孩子们有点零乱的声音。

“你们好，谢谢你们！”我向它们回礼致意。

我的第一堂课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日子一天天过去。同时教三个不同的年级，我的工作确实十分辛苦。当年幼的孩子们努力练习书法的时候，我便安排大孩子演算数学习题，同时我还得给中间一行的孩子们讲解日夜交替的原理。过不多久，我又去检查大孩子们的演算结果，同时让中级班写啞音字母后带有软音符号的阴性名词。年幼的孩子们写字写累了，我走到他们桌子面前，他们就大声地一字一字地念起来：“妈——妈，”“玛——沙——吃——饭！”

我埋头工作，与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愉快和满足。日子一声不响地流逝。邻村的一位男教师来访问过我两次，按我当时的理解水平，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因为他已经整整教了三年书！他坐在课堂里听我讲课，然后提出一些建议，每次告别时总是说我的教学效果很好。

“孩子们都喜欢您！”他说，“这是最重要的。”